金史二十

第四十三之四十七

列傳

ETRI

列傳第四十三

金史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翛　楊伯雄兄仲淵　蕭貢

温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

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
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爲史館修撰以從
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
寀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
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
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北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
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欝易以迷失是日
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
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
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
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
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
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
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瓜
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
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慓懺爲出入之馳道不然
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
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
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
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

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寃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誡懲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汙奢侈詐偽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寃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

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更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三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贈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本官年六十二宋剛直耿介不諂奏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王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睿隨石晉北遷來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大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哲曰既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哲雖不許而善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筠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封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題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

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
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
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代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
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
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
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
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
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
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
聖公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
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
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
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
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
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
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
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

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亢措襲封加文林郎亢措字夢
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
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圯面
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亢措兼
曲阜縣令仍世襲亢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
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
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
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致仕
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
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
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
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
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
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畜同十三曰用人十
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
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爲古法
其實裒斂而刑法嚴急吏爲緣爲奸民久罹兵革益窮困
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
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
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

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即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稅法民猶以爲重也齊愛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士李璮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鄭豐鎬以吳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

改寧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撫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發獨樞治狀入優等躐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

四年卒于官

王脩字脩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非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脩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覆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户冒請粟三萬餘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遷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拔厚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即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録官奏脩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斂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劒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弑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脩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劒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劒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劒羽葆

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脩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与陷於刑若殿年降敘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關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脩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眞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北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刼

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久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聞也海陵曰但言之必釋汝夜登思伯雄不得已乃曰昔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其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日日所爲晝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炎欝到清涼合與萬方同海陵怵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吏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與同直者寫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

百雄奏晉武平晉皆命將帥何芳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
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與少尹丁母憂顯宗為皇
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為左贊
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大子賢不肖為書號瑤山崔
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歲皆見嘉納復為左諫議參
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兼諫議大
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大子詹事兼諫議大
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
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
涼陘徼巡果有疎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

近臣曰群臣有阿旨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
伯雄曰能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
雄對曰魏徵願陛下畏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
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
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謁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
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
召為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欲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
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
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
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

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蹤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群盜蠭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貞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輒改以爲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羨餘還北京轉運副使卿老歸養丞參董師中右丞楊伯通等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擢用巧干之輩不涉史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流貢舉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決望才以振流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童重貢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賜重幣四端二年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

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
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
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
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堅兵以守城亡失百姓降
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
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
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貢好學讀
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系官國史院編修
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魯剌等教之其後
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敎
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
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
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
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
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祕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
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
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
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
難于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

謚文成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爲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没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禾幾復爲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以士調隰州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刼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户部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省都事户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户部侍郎宣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粮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謂當裒兵徒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

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
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既
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
稱幸之意一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
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
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
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
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
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
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祕
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粮運
艱阻天寵悉力營辦出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
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
幹可安集五然遷戶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
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
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
樞之練達王脩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

貢溫迪罕締達之父藝術之數人者遂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鞏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第四十三

金史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四

翰林修撰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張暐　賈益謙

劉炳　术虎高琪　塔不也

張行簡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左贊善轉左

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暐曰
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
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
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
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暐奏仰惟聖慈追念
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
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亦厚人皆知之乞依從
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主事若言提刑司可罷暐上
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
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費所滿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

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
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
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
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
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
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
舉閣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
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爲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
獄決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溫都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溫
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

也從彝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朔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且滋盜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焉頃之翰林修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再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趨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父之暐不復請遂止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字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

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
祭不可廷議遣使橫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
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橫賜未晚徒肆克寧題其言深器
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
郎中司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歷詔學士院更定賜名行簡
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 採待講
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歷 自三年不
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
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
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
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
八十罷去群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
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匄以與人其後詔書皆爲收
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
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
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
詔書中行之又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
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上日百官遍
班致賀降階荅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
以下須群官同班拜賀皇太子亞受再荅拜今尚書省宰

執上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荅揖左右司
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荅之臣謂身坐舉手荅揖近於坐
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
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
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荅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
如都省擅行卿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
與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
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荅拜自此始行簡
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一員
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
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
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
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瑭戒之曰卿過
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未節
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頃聞前
奉使者還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
戒丹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
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
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
荅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

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蓋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已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體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邊陲無紙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與此徒啓爭端臣所嘗已檄深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鹵者三之二若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淀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無後改檄告沙鹵塉薄當準已檄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秘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畫卯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札賜行簡曰朕命錄爲二三誤下天常自貽伊戚藁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宜追復前官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逸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稱祭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議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須降詔御筆
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
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燕王重福故事爲奏并進詔草
遂施行焉累遷太子太保給事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
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
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絶臣願
更留聖慮句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
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遣之實與之人往與議之兵勢有
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言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
焉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

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
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
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
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
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
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
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
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
寸補況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
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續紳以爲榮與第行信同屠數十年人無間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廟禘祫喪葬皆有記録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瑋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文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天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蓋武庫署直長移刺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輿副轄在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閱貼黄行止乃俱書作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内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疏極諫之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

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
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
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
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上
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
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
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
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
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喻之曰朕選
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
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貫
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
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
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
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
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
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
受兵群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
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
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

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
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
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
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
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
居鄭州四年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
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
胡沙虎弒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
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旅行信抗章言之不報卒
朝遂以爲諱又是史官謂益謙當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
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
陵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所附會衛王
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
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順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華之
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
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蒼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輙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刼率皆自敗注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輙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劒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成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捐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授人
材以備国用備歲寒者必求貂孤適長塗者必畜駿驥南
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
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
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
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授
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
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
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貴
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慄
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illegible]
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
顧以恩貸死棄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擇而不爲自安
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
国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厚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
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虛耗
田疇荒蕪廢奢侈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
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
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
古名將科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国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国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黄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籴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籴散相權則籴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

長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統管州管民為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四城作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內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溫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溫同行出界知其成功高爵厚祿朕不吝也詔封吳曦為蜀國王高琪為翼國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

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
有違禮生事卿與喬中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
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
匿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
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北高琪見宋兵伏不得前
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
騎爲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
更代之遣蒲察桃恩刺潛兵上山自山上下合擊大破宋
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illegible]圍去宋兵三千
攻馬連寨以窺秋池遣夾谷福壽[illegible]之斬七百餘級大

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乱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
隨山孫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乱
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於鄜州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
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illegible]當即行之朕但責成
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中都遁南次良鄉不得
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
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
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
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

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
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陳奏
方貞圖之斜烈痛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蘇林
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
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
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
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
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隔三
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糧期二萬緩急不
足同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論所司令加

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
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
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
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
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
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
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
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爲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
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
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

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間見主上實惡相公
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
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
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
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
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
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
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元帥府不知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
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
控劉温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
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
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
琪本無勲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妬賢
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
高琪言紇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
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
使招紇軍已而無功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
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
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

泄也四年十月
大元大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關臺院令史高巍上書曰
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
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全日之憂此
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
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
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
知京師也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
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
外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
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
腹心發置于手足之上均一分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
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
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
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索
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
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
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
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
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關食體究不實

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臣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襄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兩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鄙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絕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匹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

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
騁當重兵也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
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
豎請行趙王乃還孔子矢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
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豎馭卒之智伏望宸斷
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
西行省備任使制可十二月晉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
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三年晉鼎上書諫曰鐵穀之
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
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所也鼎
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
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
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辟言之尪羸病人元氣
無幾琪喜更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遏公之議破和宋之
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祛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
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四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十二

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莅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廻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
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
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
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
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
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廻避汝礪乃上言國家
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
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
官隨之俾預聞政事皆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
事則一切廻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
得聞及其已行又不以時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
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
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
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
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
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
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
大定四年通檢前後法令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
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遷就
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

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衆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僧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擾擾而事無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咨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劉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焉尋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路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勑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北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汙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戶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喻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者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則小民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詔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勑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兼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大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怨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粮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言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戶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俟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粮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謀發河北護民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一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户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官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閑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若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宜闡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

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
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
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太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
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
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
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
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
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闕
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
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
右藪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
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
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
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
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
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
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
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
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
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哉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

部計歲收通實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實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户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今復出彼不糴所當輸租則必咸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粮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實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實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其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効不固本原而輕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恠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歷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户稅賦得擅徵收

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爲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覊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儤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一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牓首五千石以上遷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無幾人知勸奏多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閭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

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爲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人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貴既不貴而又創搆屋宇奪買民作具公私俱擾若不與言至於提點官司有什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然在下者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賣常貴而賤賣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法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鄙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坊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輕輩因之得以誣搆良民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數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發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馬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二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

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
姚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戰皆以爲不可上曰
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人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
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
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
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三月復
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卿者
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蹤遷榮祿大夫仍諭
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
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
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今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
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
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
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
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
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
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
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

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
實雖近侍爲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
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
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
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爲美事但時方多故而
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
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
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
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
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勑
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
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
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
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
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
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
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
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
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
乎長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

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慎密康察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元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依舊格輔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蠲稅粟許納粟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爲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冊壇還列諸

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
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
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
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
言正刑賞辭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
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
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
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專其
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權任王守信賈
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
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
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恢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
庸流徼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
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糧通州遇兵輒潰行信
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
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衂
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
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
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

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上戰豈得
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
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
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
急芻粮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斃
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
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書
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計
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
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
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
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粮止兩月又奪
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
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
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
國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
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
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奥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
與胡沙虎爲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

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刼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勑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剽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詐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二

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顏
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
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
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
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
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
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
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
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
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
而以繼土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
顧澮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八廟詔依
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
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寶券二萬貫
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崇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
草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尚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
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日延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
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驃騎權參知政事六月真拜參
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
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

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
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
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
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
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
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
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
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婁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
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伯任最甚猶先理問而
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
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其
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
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
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朱遣使不便議遂寢
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
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
決者皆有爲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
勑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若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
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爲大定故實先
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

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九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
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瑾謙之復命翰林
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
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
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
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
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爲異同甚非忠相之道復聞邇來殊
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心之初
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奏本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
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爲自古犯法無告免者行信獨
曰事無古今且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親
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僞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
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爲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勑
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
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爲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
信既出上以其章示尚書省至是宰臣奏曰今遵奏條之
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
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
曰自張行信降黜鄉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鄉等具

知者以言之故邪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
即上言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
自到涇關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
見省差買馬官平涼府州官烏古論恒端市于洮州以鐵
百鍰僅得馬十疋云牛羊木波諸部蕃族人户蓄牧甚廣
蓋前所遣官或仰給或以兵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思銀
少所以不能多收又聞皆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動以
多粟冬麥之交[illegible]令所司輦銀粟二萬
河等州選委知事官[illegible]時變如恒端者貿易之若皆銀萬
兩可得良馬十[illegible]當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上比者

今邊戰士三月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其不感激奮
勵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
為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
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比
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
因而獲罪昔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為
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
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
塞縣令特增其法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
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所有所不

歟耶今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餼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賞一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恤首已數年振順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糗儲當患不及顧乃以養此輩以數千萬計冗食虛費正在是耳況即罷之恣其所言限以歲月使自爲計期而罷復將何辭上意然納焉元光二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鎮鄜延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召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性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宮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厲之坦如也天興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以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

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
當亡未亡有也
贊曰高汝礪擢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
所敬而人主寵遇不數張行信礪長於謇諤言無避忌然一
旦以忿爭斥礪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
真可去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
沮和議明主之惑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
事人主甚當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列傳第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開府儀同三司左丞相國領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
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
年尚書省起復爲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
奏曰爲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
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

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臨戶從良之類入粟草者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兩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平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

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
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
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
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
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長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
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
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
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
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誤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
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
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
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
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用上從
之四年正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
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
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
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
便優加存恤無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
丞行省于平陽特賜方巾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
近侍諭曰卿父子[illegible]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

河東事相委兼能竭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
倚者卿退易耳能力[illegible]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
防秋更宜悉意將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
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資夏秋稍熟猶常籍陝西河南通
販物斛況今累值負戎震民寖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
解州屯兵數多粮饋尚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
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
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
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蝻而餽
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爲盜

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
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
重賞誘人告訐州縣輝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
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
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
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粟關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
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同牛鳳棲嶺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兵
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
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寨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
臣敢以爲請詔趙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

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
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密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
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例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
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
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
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
以寶券所支日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
一體徵收則陝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
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
時以河北寶券商旅賣販南渡致物價騰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即
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
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
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
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
國家粮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
州比即爲異境日嘗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
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
軍率皆農民三各散歸田畆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

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
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滿胡土
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
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
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
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
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
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奏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
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
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
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爲恨明勑將帥若京
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去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
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
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
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
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
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
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
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
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

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
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
遣遥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
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
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
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東老
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揺竊慮有司妄
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
誘此失職之衆使爲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
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
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廵行郡邑太兵
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
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
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
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
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
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
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
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
爲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筭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秦和閒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揺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粮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

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內敵粮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户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備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利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于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郭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爲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論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至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壘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

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日月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天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戾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劉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蒲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

宜有戮士甚是其言遂詔諭承旨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
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
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已遠甚欲以自代胡魯
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
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
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
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
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
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在都監完顏闍山乃
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

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
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相授也
尋又遣喻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
一中覆徒為逗遛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
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
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
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
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
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
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勑宰相曰前平

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李迭皆
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
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
向者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廻且不著戎殺恣民耕稼此
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撥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力
封力實輩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
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
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
政猶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
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

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
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如朕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
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諳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
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
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
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
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君臣均為一豈朕待卿
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卿才力孰可副卿者
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
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

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户部主事與王元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是降除爲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廵使請出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宗判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任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粮事無不克可升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大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曰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且從宜往往不遵條格輒創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皆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

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敵忘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粮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士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奚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爲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

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
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
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貢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
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
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
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
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
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
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
石官糴其入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
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
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
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
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
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
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
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
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
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

邳州碾子堌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
跨河爲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
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
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與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
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遥授棣州防禦使完
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莫全
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
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數萬
可哀邺近朝廷遣官分往撫恤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
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
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
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老
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
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
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
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爲次第
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破李全於
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
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黙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荅願爲
內應阿魯荅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

黨孛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爲阿魯荅馳抵城下皷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枉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兵粮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

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數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粮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煑鹽易粮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已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襄城縣丞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

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
殺摯爲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
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
望最重
把胡魯不詐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
大夫擢爲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
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爲彰化軍節
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
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
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
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
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
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
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
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
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
司諫郭著往閱其迹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
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粮以助
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
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

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刼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粮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寔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

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爲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頴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日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以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

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
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
哀宗即位以有開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
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下
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
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
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遣衆託安石使
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
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

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
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
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
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
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
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粮餉
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
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
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
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爲同簽樞密院

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列傳第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兼總裁官臣脫脫等奉

勑修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調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蒸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軍勢俱重邊臨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

名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蹤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衰風折城門之闕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荅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教亂者必迹其衆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能與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甚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轍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士卒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實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之故使車駕至北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寄一弄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廻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戈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

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凡軍之變中都帥府目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詰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攻除之令輙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凡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凡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

無成則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京以鎮雜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後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彖多同心同德無不協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上汝二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

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閑選法紊資品爲言是不知分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

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一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天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內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寺御史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內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將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

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況彼世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僦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出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羣臣議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反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榜笞之下皆多矣素蘭命華及檢法邉澤分別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無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蘭從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爲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

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
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榷酤豈大臣所宜親
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
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其故啓告
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
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
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
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
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
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一遇年
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
自限南北坐視困餒而不救哉況軍民效死禦敵使復之
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搖爲害不細臣謂宜於大陽孟津等
渡委官閱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
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爲
重詔兩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
依規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
盜起州遣鄜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將兵計之而乃大掠良
民家屬爲驅甚不可也乞明勑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免
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国人爲驅者亦乞一躰施行庶幾河

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令徐州歸德行
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為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
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瀕河州
縣率距一舍為一寨籍居民為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
以宣差從宜為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
尤多無賴輩徵逐宴飲取給于下日以為常及敵至則伏
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
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是
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
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任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
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
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
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狄起自邊陲入
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使以致神都覆沒晉華南狩中原
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盡為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惶不
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
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
俱非救時之忘者況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
視利害淡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
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

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
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
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
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
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
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
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
直正是非者也二者缺一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
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因朝雖設諫官法備
員耳每遇奏事皆令廻避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
任不覿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
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
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文明臆威福自
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
學術該博通晓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諫官心事關利害
皆令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計無世襲之省部委差
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
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
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駿牝三千遂為富庶
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

示以敦材身衣弋綈足屢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破一切存者復爲亡寇所據獨河南
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
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
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人必降福切
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公卿諸局承應人
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戚族寄宦官莫不以奢侈相
尚服食甲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
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化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
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

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
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
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廩縣乏免
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減
役繁殺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
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
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然黠者乘時貪縱庸
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
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勑尚書省公選廉
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

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
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
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
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
計北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
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
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
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
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
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

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
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將去留從其所願則欲
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僦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
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
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爲便六曰重官賞以勸
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
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
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
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

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内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殃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動衆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衰刻紙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户而上有萬户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户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必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

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户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無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勑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五千户爲一萬户謂之散將萬人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户者悉罷省仍勑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户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户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中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日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徒儒不分衆何必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

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少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强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下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改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淮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群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書趙伯成坐銓選吏貪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填闕封警巡判官見闕爲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禎縣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

故事二簡留親衛軍三沙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
入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
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今
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
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
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
能有為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
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
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

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為白
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羣臣喻以陝西事
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已喻
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為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撒合
輩力破和議賽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
獨進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
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
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
監察御史完顏習顯從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
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

彼雖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為然明日又
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群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甚酌
發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
大睦親事撒合輩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輩
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
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
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
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
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
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省大小事不敢為外人
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告餘諫我我
實畏其言蓋規言爭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
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其然一時
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
文詩亦有律度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
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
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
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
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

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提點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
信任承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右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
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
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
嘗不曾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昌閭細民
猶顧恩朝廷整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終聞拒河自保又
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士居之民
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
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
於用人子產[illegible]子產[illegible]不決則將為用事勢至此

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
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謀明
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
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
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
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
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
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蹇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
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
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頃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何東宣撫使胥鼐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

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
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粮致轉販者無復敢
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
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章疏者
乎誠宜明勑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
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
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
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
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
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

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
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
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
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
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
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
亦然吾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
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
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
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

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閬鄰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肆姑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

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岢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奬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爲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

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琪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喪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列傳第四十七